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一

宋

甯宗皇帝

辛巳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三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欽

州東陽人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

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沉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

等死誠之果決特為褒贈立廟大節遇迴等子棄城遁走所載與續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東平被圍久糧道

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眾趨邳州蒙古蘇呼呼圖哩實作唆魯忽禿今改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

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爾塔今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

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

州已而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茲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

而儲大權
於相臣已
平防微杜
漸之近知
信沂王立
後宋名廣
奸臣陰致
其私意售
觀遠事擅
幾不可問
隔遠固罪
不容於死
而推由
貼之禍
地之禍
根實

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萬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範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野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世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試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萬與萬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歸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嚮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悲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萬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拭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儲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官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梅祖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廷知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賈游九功輩嘗拔為大吏屢再與孟宗政嘗自土蒙推誠權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肅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霞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

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布舊作塔海監府今改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格舊作塔哥今改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霞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夏主遣茂布僕今改帥眾會

之茂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茂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

穆呼哩進攻延安。蔑布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

即完顏驥字景山按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仿此

與納哈達遇珠禦之。哈達以兵

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

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

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

鄆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興之

字正子廣州人

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績甚著。朝廷賴

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澮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

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過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

南佳麗。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造一艘。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膠西當登監海之

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

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

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

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

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已而知濟南府韓

李全入青州據之
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

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遣書稱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

天意彌遠不傳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

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願請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今日高塘鎮在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

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眾還距淮二十

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

水淺狹可以達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

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玠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玠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玠而厚撫其家使瞞

玠動息美人知書慧玠壁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

勢熾灼玠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覆屋曰吾

萬計助子玠
萬計助子玠
萬計助子玠

方居潛
正遠以他
日得志自
期非但後
率無知而
為臣子者
胸中宜
竟萌此想
即使克
尊位亦知
其不能勉
承宗緒耳

金距此時
逾一年四
月始易主
何係於長
星之見且
彼時南有
宋而北有
金蒙古亦
方興之國
而西方則
西夏之地
長星究為
誰見耶此
不過附會

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茲而茲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茲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茲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氣。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傳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茲之失于帝。觀帝廢茲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備州西

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字正甫令妻爭先墜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築牛心寨以扼元兵子克義戰歿元兵攻

之急命其子克敬克讓俱死。妻孟氏自經。乃南望再拜。自投河中所。載較詳。今附注于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

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翟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

鄭樵有言
都縣有時
而更山則
千古不易
外國部落
亦然史稱
元太祖既
平西域盡
易前代國
名以蒙古
語於是古
國俱不可
考不知名
號雖更山
川猶昔設
未撫有其
疆域何由
詳考其名
鄭樵有言

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爾爾台布哈舊作兀胡乃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安赤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

但加官爵可以得其心竈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邪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回回祖國也相傳其祖國王瑪哈木瑪特

才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蒙古主入西域屠

密爾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扎拉迪音出奔與密爾汗合帝自將

擊之擒瑪里克汗扎拉迪音遁去追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魯噶齊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

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非是今于是條提綱

但書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附敘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按默迪納舊作默德

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扎拉迪音舊作扎拉丁瑪里克汗舊作密里汗今並改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舊作幹脫羅兒今改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

舊作迭里密今改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坤地舊曰天堂功曰默伽在

謂玉龍城也遂圍塔爾哈舊作塔里塞今改寨納境地近天方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續綱目作逃于是鑿定西

域諸城置達魯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要漢身毒國六朝及唐謂

西南北中五國所次鐵門明史西域傳賽瑪爾堪渴石城西有石峽兩崖如斧劈其口有門色謂五印度是也

平定山

川道里悉

以今準古

如漢之三

十六國唐

之安西四

飲何不可

諒然指視

裁

角端能解

人言事涉

荒誕楚材

雖博洽何

所據而云

然或元太

補至此本

不欲窮兵

故爾班師

者遂從而

傳會之元

史燕雖不

足觀由當

時紀載失

真宋濂諸

人又不為

詳駁其謬

沿訛其失

誠不可校

獸。鹿形。綠色。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

主遂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侯小叔。今改。後仿此。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穆呼哩攻鳳

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

穆呼哩以天應子翁科按翁科舊作轉。可今改。後仿此。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偁守河中。阿魯偁恒怯不能軍。

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偁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

守墜陷。按阿魯偁舊作阿魯帶。今改。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

拉氏納固爾厚新齊拉按博爾濟舊作博爾尤。阿爾拉舊作阿兒刺。納固爾傲拉舊作納忽。阿

拉之子。朔方人。博勒呼厚新齊拉按博爾濟舊作博兒忽。厚新舊作許兀慎。齊拉舊作赤老。溫今並

改。後俱以忠勇佐元主創業。賜號為都爾本。庫魯克。舊作撒里班。曲律。今改。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

四集賢。舊作怯薛。今改。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覆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澤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需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全未能合也。及涉卒。即

壽邁攝帥事全謂曰忠義烏合尺籍幽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畫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書作納合六哥今改後仿此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

略使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

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動弩備之全不得進

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舊作牙香答今改後仿此討殺祿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

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

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為金哀宗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

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

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

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

軍官伊喇豐阿拉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作移刺蒲阿今改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

至宣宗尙
在廷登
無一二親
信大臣可
預命而
以傳位大
事及婦
人乎且既
疾革妃
亦

何能盡
左右而止
留一前朝
年老夫人
終夜侍側
必無此情
趙况云龐
貴妃陰殺
機楚又安
能受鄭氏
之給而不
之覺語更
自相矛盾
此必傳聞
訛舛修史
者益從而
甚其辭斷
非當時實
事也

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項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項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項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興之為禮部尙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

輯睦府藏充寶。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金主遣尙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撓諭

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為尊皇后為皇太后。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

湖州。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

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

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本開封人。字介之。居上虞。石谷之弟。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

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

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詢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

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官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

其德秀初以宮講侍教之旨相訓牌其意實為盡誠既而力求出外雖若然慮于茲以爵祿相

擁一人徑過。天限不知為誰。甚感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竑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監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傅伯成字景初為顯謨閣學士。楊簡字敬仲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

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字與之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瑙字懷古吏部侍郎朱善綽字之孫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容父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讀。又以德秀

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官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于衡。嘗知史彌遠欲

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常開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勅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邛州西。追封希堦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追封所生父希堦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

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吞頁彌報之。

理宗皇帝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既而茲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茲。追貶爲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敗。

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壬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

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乃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立廢。非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

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茲。言茲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

諭旨。逼茲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

諭旨。逼茲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

諭旨。逼茲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

諭旨。逼茲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

避猶得去。就之正及。稱遠擅行。廢立尤當。去之唯恐。不速況理。宗既替竝。而立不貳。之節德秀。豈未講求。乃反應召。而還從容。入對復欲。效忠于殿。陸春秋之。實備固不。能爲德秀。寬矣。濟王既身。被黃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師兵討王。故變綱目。書法以示。不盡子之。之意。

言城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其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識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開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進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雪川湖州有雪水故名元和志雪水一名若溪源出天目山逕湖州南下流與餘不諸溪合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

天倪弟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

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

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

元史作王縉

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

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

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

穆呼哩之子嗣爲國王舊作李魯今改

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

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

圖伯特克陳氏按錫納台舊作笑乃台元史作省乃台圖伯特克陳氏舊作秀伯怯烈並改

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

仙仙驍將葛鐵鎗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無極

漢武極縣唐改無

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

遂復真定

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史天澤奔薊城未幾天澤以薊城之兵定入真定仙仙復走西山薊城漢縣唐改薊平宋舊今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奔逐國既視事痛抑北

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

卽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者曰制

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資贊戒

仇殺制使
宜聲討之
所必加彌
遠乃欲合
忍苟安求
能得賊歡
心之餘略
模以代節
制庸懦悞
國罪不容
誅及至上
表待罪理
宗亦寬置
之不同其
昏弱無能
更可概見
矣若確稷
之苟賤無
恥甘心尊
賊以自卑
羞朝廷而
讓賊勢更
不足齒於
人數紀綱
顛倒若此
何以爲國

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怒退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
師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日位我上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藩客章夢先夢
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

先令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
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

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爲副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全妻

黨益不安或教湯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僕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爲應盱
眙四將不從于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于國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
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激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

及頸流血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
伏道堂中宿焉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

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
興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

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

三月葬永茂陵在會稽縣東南寶山史臣曰竇宗初年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冑內蓄羣

子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姦指正爲僞外挑逗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薨荒竊弄威福至

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懷安懿王五世孫。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貽肝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肝貽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靜之福。范復以書力諭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義斌既克山東。

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

舊俗字里海今改。

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

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資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

進宗在位
甚久政無
足紀後人
或許其能
推崇理學
爾時內外
政紀要於
此者多矣
乃無一
勳名無實
名毫亦烏
是稱道况
祗褒贈已
往之程朱
而不用現
在之真魏
卽所謂推
崇理學又
與葉公之
好禮何以
異哉

追卽起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削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克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

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藉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詔事彌遠家幹者萬昕听一日言真德秀嘗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听爲達

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光之孫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

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

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莫澤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犬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西夏納仇人齊拉克和雙琨舊作亦

改昆今及不入質子也

以李知孝爲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觸直乃上疏陰詆之略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

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

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慨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過俟
遂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名此則臣之所未解也踰月復言近年時
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謂見卑陋議論偏說更唱迭
和盡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事

知孝劾之除名編管象州時魏了翁出關餞夢昱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

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

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復上書乞追削流竄

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同儕家食

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觀

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此人君爲治之門如
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緡錢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二年金正大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諡文沈煥字叔晦

華文閣諡端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煥九淵門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君子